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史論上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摠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韓白九史傳之末作一贊以
董仲舒內人之善惡命曰史

論

贊曰良曰贊亦通稱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

之翼困於鸞雀銑曰此水鳥也漸進也類故連

鳥能進千里者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鸞雀

材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鸞雀

也鴻一舉而進千里善曰李奇漢書注云漸進

皆以材初困為俗所薄也遠迹羊豕之間非

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向曰公孫弘對策擢第

拜博士遷御史大夫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

中郎遷御史大夫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

豕也時謂徵賢良時此位則丞相大夫也

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羊豕海上年

之士是時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

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以入山牧

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

迹謂耕牧在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

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

生見主父而歎息濟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

禮法也闕缺也弗及如前人不暇上書闕下引

徵隱之車枚生枚乘也主父偃上書闕下引

見嘆息曰何相見之晚善曰漢書曰武帝

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乃以安

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

時言九事其入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

卷之四十九

一

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

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

生見主父而歎息濟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

禮法也闕缺也弗及如前人不暇上書闕下引

徵隱之車枚生枚乘也主父偃上書闕下引

見嘆息曰何相見之晚善曰漢書曰武帝

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乃以安

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

時言九事其入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

用也桑弘羊洛陽豎子也以善心計為衛

卷之四十九

一

青奮於奴僕日殫出於降虜翰曰衛青父鄭

家僮衛青通生青後擢為侍中是奮起於奴

僕也衛青者取母之姓也金日磾本匈奴休

屠王太子降漢沒入官輸黃門養馬肥上

拜為馬監虜獲也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

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

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

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

之將其眾奴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

養馬馬肥好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明已

上拜為馬監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明已

曩昔也傳說代胥靡板築殷王高宗求而得

之以為相穽戚飯牛於齊門桓公見而用之

言此數君之遇亦同使之朋已辭也善曰尚

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

傳巖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

曰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

歌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

舒倪寬史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篤

行則石建石慶良曰篤厚也厚行謂孝謹也

石慶善曰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質直則汲

黯卜式濟曰質正也直謂汲黯謂武帝曰陛

皆董之善曰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翰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

四郊置驛以迎天下賢士善曰漢書曰韓

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盧遂

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定令則趙禹張湯

二人共定諸律令善曰漢書曰張湯遷太

中大夫與趙禹共定善曰漢書曰趙禹遷太

至中大夫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至中大夫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至中大夫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至中大夫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至中大夫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至中大夫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至中大夫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至中大夫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至中大夫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朔枚臯

向曰相如與史遷同姓也滑稽猶能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應

少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媒贖字應

對則嚴助朱買臣 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

夫與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此良一日漢令

太初歷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

都巴郡閣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

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閣侍詔太史更作

通曰姓有落下閔漢有落下閔俗協律則李延年

運籌則桑弘羊律都尉李延年善歌新聲為協

聲為協律都尉漢書曰桑弘羊以腐刑善歌新

中奉使則張騫蘇武使匈奴張騫使西域蘇武

善曰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向曰此

已見西征賦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向曰此

為漢將破匈奴有功者也善受遺則霍光

日衛青霍去病事已見長揚賦受遺則霍光

金日磾當嗣者上曰立鈞弋子君行周公之

事光讓日磾善曰漢書曰武帝病遂並受遺詔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鈞弋子君行周公

之有光讓日磾善曰漢書曰武帝病遂並受遺

詔輔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

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謂諸道其餘

者勝盡也興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

能及武帝也統紀纂繼洪大也繼修大業謂

修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亦講論六藝

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亦講論六藝

招選茂異 翰曰六藝謂樂射御書數也招引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蕭望之曰

之修齊書梁丘賀善善易夏侯勝理尚書韋玄

成修詩嚴彭祖善春秋尹更始理穀梁並以

儒術進為著職也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修

齊詩事同照后倉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

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

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

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丞相又曰嚴彭

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公羊春秋有

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又曰穀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章諫諍見車幸於帝將相則張安世

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濟世為車騎

將軍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侯魏相邴

吉于定國皆丞相杜延年為給事並有名稱

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太

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

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治民則黃

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良曰黃霸為揚州刺史

遂為渤海太守壽為東郡太守尹翁歸為東海

陽太守韓延壽為京兆尹言此數人皆在職平直而有聲

相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此數人皆在職平直而有聲

譽帝以為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

曰尹翁歸字子况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
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
張已見賦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
其次也翰曰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革命一首

于令升

銑曰何法盛晉書云于寶字

國史遷散騎常侍晉紀論者論革
魏命之事革改也言政魏命歸於
晉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善曰
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
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
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
咸稱之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

事也後向曰且俟待謝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

二者代謝并馳高誘曰天休命淮南子曰文質

異時興建不同質曰帝王之興或文或質

質一質再而復地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

質三而復文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

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良曰栢皇

帝王號為謂為理而不自有其功應謂應德

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

昔者栢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准

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下往鴻黃世及以壹
字一民也翰曰鴻黃帝也世及謂父子相承

人也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承以材子民之也左氏
黃帝也禮記曰大
外禪順大名也銑曰內禪不舉兵戈之事故
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

順大名善曰謝靈運故曰晉書禪位表曰夫唐
外禪順大名也銑曰內禪不舉兵戈之事故

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晉書禪位表曰夫唐

引之具湯武革命應天人也
湯武革命應天人也伐向曰湯伐桀武王

日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周易
高光爭伐

定功業也濟曰高祖善曰漢高祖及先武也

仲長子昌言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

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

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各因其運

而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良曰言

數而天下之人隨易曰隨元亨道時之義大

得言也善曰周易曰隨元亨道時之義大

命而用其終翰曰古者謂堯也事謂萬機之

謂終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

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

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

豈人事乎其天意乎銑曰言終始不同豈

晉紀摠論一首帝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

論名摠

文選四十九

于今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

仕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大也應運謂應聖

為文字掾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值

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良曰

計策也嘉善要數也善曰于寶晉紀曰魏

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

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輿曰三輿軫謂乘

為丞相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

位丞相長史明帝即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

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

能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

擢之人使之善曰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取

知人則尚書禹曰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向

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

力畢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

以文武各善其事而奇之辟以為典農宣王見

即隙早細貌州泰先任荆州刺史裴潛從事

二州刺史艾善武而泰善文言宣王能委任

義陽人也典農綱紀止許吏因使見大尉司

世語曰初荆州刺史裴潛遣諸宣王由此為宣王所

知歷充豫故能西擒從善本不益達東舉公孫

淵守良曰孟達為金城太守討而平之擒執也

善之曰于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

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

守景初元年遣同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

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王翰曰夷滅也曹爽與宣

恣日甚宣王奏廢之後有反狀爽三族大尉

王陵謀立楚王彪宣王舉兵襲於壽春陵乃

面縛而降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樂

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樂

宮廢爽反狀遂夷三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

連爽反狀遂夷三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

也謀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

之解京師飲服藥而死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神

言智如神斷決也法言云湯武桓桓連珠曰兼

克四克謂克於四方善曰湯武桓桓連珠曰兼

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維御群后大權在

曰湯武桓桓聖王之法也法言維御群后大權在

已柄在已維持御使也羣后眾官也權柄言國

天子執圖諸侯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

待之大權成侯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

支吳入輔車之勢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

支亦拒也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

謂入其城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軍旅屢

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

宗承基太祖繼業良曰屢數也鄙亦邊也屬

法從此始立也下翰曰世宗景帝也宣王

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太祖文帝也世宗薨為

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
 業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周
 易曰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在軍旅屢動文上
 善序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李
 玄豐亂內欽誕寇外銑曰玄夏侯玄豐李豐
 族欽文欽誕諸葛誕此二人俱為亂欽則景
 帝將誅而奔吳誕則太祖斬之夷三族也景
 善曰于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
 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
 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
 夷玄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
 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自軍帥
 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各曰鎮東大將軍諸
 葛誕拔之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潛謀雖密而在
 東征拔之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潛謀雖密而在
 幾必北也向曰潛謀玄豐淮浦再擾而許洛不

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濟曰淮浦許洛謂欽

曰左氏傳曰成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善

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良曰天子遣將

音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地名善曰于寶

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

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

以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

樂毅輕卒及庸蜀人至三關電掃劉禪入臣

翦言疾也劉禪蜀主也入臣謂降也水關也電

張益漢南紀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
 縛于寶晉紀曰鄧艾有陽平關之險守重山之固
 縛于寶晉紀曰鄧艾有陽平關之險守重山之固

之善曰神時人觀漢紀已可取純說上始當非常之禮

矣曰善曰天時人觀漢紀已可取純說上始當非常之禮

終受備物之錫備物謂祭器之禮謂加善曰錫也

又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策名

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公曰崇高也周

伊尹夏賢臣輔太甲放於周桐宮伊尹也權制至

嚴也言文帝為魏輔亦如周公伊尹也天子位

於世祖遂享皇極也濟言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位

建用皇極宋均曰祖武也尚書大靈耀曰正

位居體重言慎法得中正之位天子重其體謂

慎其法重言慎法得中正之位天子重其體謂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剝上厚下安宅毛詩於地

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也斷決也

善曰論語曰君子而不同韋昭國語故民

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新君也四方之歌詠思其

悅相勸勉而從之新君也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云新君也善曰從之新君也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犯難入曰說其先入之民勸矣哉律修祖宗

之志思輯戰國之咎帝曰律循欲治也言武

鄉異議濟言曰腹心不向公

納有善本獨守羊祜之策以善有善本善上為眾

善本獨守羊祜之策以善有善本善上為眾

良曰從衆人將所善羊枯善上疏請我吳上納其策
以從之危弊軍不來朝上疏云必以國家之盛強而未
大將軍羊祜來朝時勉均可從也上納之盛強而未
吳左氏傳樂也武子曰善均從也上納之盛強而未
宣善衆之傳樂也武子曰善均從也上納之盛強而未
夫善衆之傳樂也武子曰善均從也上納之盛強而未
之末遂排非善本也從之不善亦可乎故至於咸寧
武帝年號排推也言濟杜預之決善曰于議也
杖持也言持任也言濟杜預之決善曰于議也
晉紀曰咸寧五年龍征伐上許之賈充曰吳
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許之賈充曰吳
勳等畢諫以爲不可張華固執之杜預亦上
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濟預之決刀裝亦上
諸方汎舟三峽介馬桂陽錫郡名峽善山名左
氏傳晉餽秦輸之粟命之曰流縣有役劉淵
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峽山相
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
鞍齊侯不俟介馬而馳之漢書曰與齊侯戰于

高帝役不二時江湖善本作來同向曰役謂
置之役不二時江湖善本作來同向曰役謂
三月于一時江湖吳險固也來同謂並歸晉
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
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
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
主孫皓面縛與觀降于夷具蜀之壘垣通二
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濟
夷平也壘垣軍壘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也
塞唐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也
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善曰
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
千里論語曰考識曰荒協兮萬國諧不
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不
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也良曰太康武帝年號
同軌也善曰禮記曰牛馬被野餘糧棲畝
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曰牛馬被野餘糧棲畝

如鳥之棲宿耳舍宿也行旅草舍宿間不閉

言無盜賊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不閉

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

毛廣碑曰芟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

同民相遇如善本如上親其匱乏者取資於

道路記孔子曰禮義大行也資給也善曰禮

其親不獨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向曰

言也下無窮人謂百姓盡富善曰莊子孔

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

紂而天下無通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

其法民樂其生百世善本之一時矣雖未洽

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吏平民

安可謂百代而有一時也善曰東觀漢記

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

也歸往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

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

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也太傅作亂被誅遷

太后楊氏于永安宮黜為庶人母為惠帝母

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于寶晉紀

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

寧宮策廢為庶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

以二公楚王之變太翰曰夷誅也族門也太子

立之事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

太后太子雲收瑋付廷尉伏誅

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詔者李雲宣宗子無維

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

城之助而闕伯實沉之郤歲構言宗子維連城也

封之實沉不相穆也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

季曰實沉不相穆也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

歲構郤如閼伯善曰毛詩曰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

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野不相能也日尋師尹

干戈以相征討閼伯實沉則參商也

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尹向曰師

也使萬人具瞻之以成其貴顛仆墜落戮殺

辱汚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什墜落戮殺

赫赫爾瞻尹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

官之謠濟曰趙王倫篡位遷惠帝於金墉城

太史星變當有免官天子也徒歌曰謠播云

曰藏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於趙

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

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

有免官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德但聞為亂

善曰左氏傳下偃曰朝為伊周夕為桀跖翰

民不德唯戮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翰

言朝居貴如伊尹周公之賢夕見屠戮則為

夏桀盜跖之惡善曰莊子曰施不及三王

天下大駭矣下有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

盜跖上有魯史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

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

夜蟲之赴火無能明之者欲為忠直論其理

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紀謂干犯國之綱

紀言輕薄小人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投如

夜蟲之赴火矣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李寶

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謂告鄧禹曰當是長

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

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呂氏春秋曰臧氏曰無

文選四十九

歸之若蟬之赴天下之也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

向曰混同淆亂庶官失才

鄭玄老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

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名實反錯天網善本作解紐

能庶官乃和名實反錯天網善本作解紐

而案實案實而定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

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

固良曰迭更也三古天子禁兵不得自專言

石冰傾之於荆揚掠翰曰李辰石冰二起兵晉末

亂武善曰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

應之石冰姓駱揚州刺史蘇峻降劉淵王

彌撓之於青冀諸郡縣自稱王彌彌起兵攻

東莞復政青州撓亂也善曰于寶晉紀曰

郡縣自稱王彌彌起兵攻破諸

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洛之河

世二帝謂愍帝懷帝也懷帝為劉曜所虜愍

帝為劉曜所虜愍帝懷帝也懷帝為劉曜所虜

平陽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

矣

苟且之政多也濟曰失權為樹立繼嗣失權

謂禮義廉恥也苟且猶曲從不以為政也言晉

亡在於此也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

悖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

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

相望莫有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

苟且之意有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

誰能救之也良曰弊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

作法於亂將若之何貪作故于時天下非暫弱

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

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翰曰素習也離石

武吏謂無所主當也一善曰于實晉尉蓋皆弓馬

之士驅走之人允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

敵也銑曰弓馬士謂劉淵也驅走人謂王彌

分也言劉淵王彌不如此吳蜀之敵遠矣相咋

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向曰耒

裳衣裳也言脫農器為干戈裂衣裳為旗幡

皆非戰器也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

兵揭竿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善

無芥字齊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隣

福上書曰高祖舉秦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

如鴻毛取楚如拾遺陵王曜入格陽殺吳王

為奴僕而猶不獲晏敬陵王曜林其餘官僚僮

尸塗路不可勝數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

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

其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

哀哉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

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橫出夫天下大器

也也銑曰大器天子之器也羣生萬人畜養

也也攻害也言愛惡利害相傾是其常勢

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不可執也

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

相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惡

相攻而吉凶如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

未常輒靜也善曰周禮曰以燎燒也靜息也

握豬畜流水之燎于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

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者當用大道也言天

下勢動不可也爭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

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

利良曰言晉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

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祭之能禦百姓皆

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德謂古

之賢王也生養浚取善也言聖王布德養百姓

生我而謂子後我以生乎杜預曰後取也

以威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

魚之趣淵澤也銑曰感而應之也晨風謂聖德之

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皆

相感也淵善曰毛詩曰鳩彼晨風鬱彼北林

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政刑平而百

居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聖向人

威之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著刑書以威小

毛詩引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左氏傳謹

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敬示善惡以曉

百姓也善曰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

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

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惠

善曰在代得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

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入向

皆樂其生而哀其死善曰鵠冠子所謂悅

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銑曰言

俗故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善曰孟子曰萬

安其居樂其俗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

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洽蒲孔子曰此其恭

敬以信故廉恥篤於家間邪僻銷於胃懷曰

篤厚也問里門銷除也胃懷心府也善曰

於身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

義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授命而

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又況可奮臂大呼聚

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良曰干犯也紀綱也

天下響應而亂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

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基廣則難傾根深則

難按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翰曰傾謂政教

有條理又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根

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是以

皆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

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銑曰人心不遷故長

代有天下者中間豈無邪僻之主哉而不亡

者蒙先人道德以維持也善曰左氏傳韓

尚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

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濟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子者男子之美

稱余連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子也善知

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然

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

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

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昔周之興也后稷

生於姜嫄而天下命善本作昭顯文武之功起

於后稷良曰姜姓也先祖播植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

蒙之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文武

之功也起於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

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翰曰克能配天而食蒸

衆也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植之教皆於后稷

而得中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

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配天又播

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天中者

言反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郃胎家室是也實

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

大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

使無變改家室善曰粟成熟也右雅文也毛

曰穎垂穎也鄭玄曰粟成熟也右雅文也毛

黍稷堯改封於郃就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

其家室無變更也

去郃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餼糧于

橐于囊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命

橐託于囊不怨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命

狄地名大曰橐小曰囊皆盛糧食之器也

善曰毛詩大雅小雅文毛萇曰小橐曰囊鄭玄曰

裹糧食囊之中棄其餘而去陟則在嶽復降

在原以處其民濟曰陟升也嶽小山也

或下原反覆重苦也善曰毛詩大雅文也

毛萇曰嶽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

而升嶽復下在原以至子大王為戎狄所逼

言反覆之重民居原以至子大王為戎狄所逼

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良曰大王

也不忍謂不能使百姓與戎狄鬪也杖策猶

策而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善本西水許

至于岐下率循也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也故從之如歸市人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也

善本西水許

率循也

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也故從之如歸市

賞刑罰始也君毛君始使之顯著也鄭至于文王備

修舊德而惟新其命季之德而受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

文王而受命言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向曰聿遂懷來也言能

恭敬遂來此多福善曰毛詩大雅也聿遂也

懷思也謂能明事上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

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

言以成其福祿善本有也良曰由此觀之謂

木謂澤及行葦也睦親也黃耆黃髮老人也

言能親九族用黃髮之言以成福祿而善曰

毛詩序文而其右妃善本一作躬行四教

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是也

功鄭玄毛詩箋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

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銑曰滌濯洗浣之

衣也煩辱謂修女功也善曰毛詩下為婦人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本有也字

寡妻嫡妻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

族又能正理於國家善曰毛詩大雅于宗

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正治於家邦禮

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

之德齊曰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又肅

之德化之使有不可求思鄭玄曰德女雖出游漢水

之德上入無教求祀禮者亦猶貞潔使然也

之德詩曰蕭肅兔置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

之德亦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良詔以天保詩

詩名外謂內謂諸侯也言並禮化中國采薇

外謂夷狄也於善本有天下三分有二猶

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

未至翰曰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日諸侯不

道而人歸焉曰善曰論語孔子言能以謙退之

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

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

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眾鏡曰三聖謂文

號令也保安也謂安定大功以和眾也名教謂

曰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

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

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

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趙子

定功安民和眾豐財猶著大武之容曰未

盡善也向曰著明也大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

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

女工衣食之事也濟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

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

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良曰靜安也

始於安民九十五王世修德業至于文王始

也平之以受命也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王位

安理天下也善曰克明也言積仁至此始能

洛關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靈王二十年穀

其難也如始安民九十五王世修其德至文

王乃平民受命也弗駿踰公非高圍亞圍公

組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王也故其積基樹

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

繇也善本有也字繇曰節理謂以節度理人

根之遠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

公謀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

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

及其安人善本作立政者其揆一也銑曰言

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為政度之一致也

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今晉之興也功烈於

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

王急如此蓋取天下為已而不為人也周也盛

公伯禽有為之昔者魯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

也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築傲也言務在

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

於亳良曰齊王廢帝遣歸藩于齊太甲立

人不得復子明辟翰曰齊王廢立高貴冲

克舍人成濟以弋中帝崩於車也冲童也昔

期不暇待三善本作分八百之會也祖謂太

也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

也用兵伐其英雄誅其傲慢以便當時是不

也厚也立根本急速不加先代武王寡少也純

也文則有不二心之臣昔風俗滯僻恥尚失

也厚也立根本急速不加先代武王寡少也純

莊老為宗而黜六經濟曰為過僻

也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良曰黜退

皆尊太康以來莊敬善曰于寶談莊老弘

有說談者虛薄為辯而賤名檢善曰本作儉字

談也名檢法度也善曰王隱晉書曰王衍

不洽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劉謙晉紀應

儒術清儉為羣俗以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

狹節信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應

表曰以容放籍為夷連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

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

魏文賤守節也進任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

正則見鄙惡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

苟得祿而己公羊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

勤恪已恪望空謂不識是非但望空署白而

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是以目三公

以蕭杅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良曰言時

皆蕭然自放杅爾無為名稱標著上議以正

朝廷者則蒙虛談之名善曰于寶晉紀云

言也蕭杅未詳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

正皆謂之俗吏翰曰屢數也治道謂治人之

彈邪正時皆謂之俗吏善曰于寶晉紀曰

文選卷四十九 二十六

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大也倚依也杖持曠

此之阿無心皆謂曲從不察言如若夫文王日昃

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善本

字以為灰塵而相詬侯大病矣向曰嗤笑黜辱

仲山甫之勤人皆共笑辱輕之如灰塵取之

以為病也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

中昃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

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

人骨肉無相詬病也黜退也由是毀譽亂於善

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從善本之塗選者為人

擇官官者為身擇利濟曰言毀譽善惡皆不

也選者不復為官擇賢為官者但擇所利而

愛私推所幸不復為官而秉鈞當軸之士身

兼官以十數良曰秉執鈞平軸重也言執權

善曰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桓寬大極

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也善本

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其尊重皆少能錄

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失也善曰漢書解故

曰機事所惣號令做事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

邁超越不拘資次銑曰言貴戚子弟不拘資

讓賢之舉也銑曰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舉賢人

季主曰官史記曰司馬子真著崇讓而莫之

省時君不能省察善曰子貪競著崇讓論而

讓未與賢者壅帶少府劉寔著崇讓論

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論子雅

制九班而不得用九班曰劉頌為吏部尚書

駁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銑曰傳長虞為司

彈糾百僚多不見從善曰孫盛晉陽秋曰

奏百僚從王戎其婦女莊擲織絁皆取成於

婢僕向曰擲梳也織理繒帛也言皆委婢

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未嘗知女工絲枲

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濟曰終洽蘭也泉麻

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知此事矣

織組紉曰女子無非儀維酒食是議詩先時

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

忌之惡有逆子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

媵有躓亂上下良曰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聚

世夫父曰舅夫母曰姑反易剛柔謂善曰夫之

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恭也謂善曰夫之

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親

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父兄不

弗字本作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

四教於古修真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

不罪不非俗以言為是也四教四德也真順者

婦人志行也言為偽也四教四德也真順者

曰四教已見上文德行以輔佐君子者乎

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

其隄防如火期畜而離其薪燎也

積刑政既壞欲望為理其猶構室而善鑿契

水而失其壅隄矣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

之謂乎向曰謂禮法刑政也顛也善曰

將亡本必先顛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

弛之所由也善本無也字以濟曰阮籍放蕩

教崩弛也弛廢也善曰于寶晉紀察度純

賈充之爭善字作而見師尹之多僻

純後至充曰君事不行常居人前今何純

五伯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此言相答也

大在後純曰有小事并事不充

言純乃祖為五伯文曰充

無而知將帥之不讓

濟翰平吳爭功更相表奏

則知將帥不讓也善曰于寶晉紀曰王渾
 愧人進江而王渾先之善乃表瀆遠詔不受已
 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正思郭欽之謀
 而悟戎狄之有釁欽曰書言戎狄彊獷歷世
 為患及率今西北方戎狄強獷歷古為患今西北
 宜及率今西北方戎狄強獷歷古為患今西北
 郭欽上書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今西北
 皆與戎居若自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
 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
 地西河安定復上郡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
 置馮翊平陽帝弗聽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
 百官之邪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日也上
 嘗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
 也曰朕克已為理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
 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入私門以此
 言則知百官邪僻也善曰于寶晉紀傳以此

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
 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日也上
 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
 雖不及古賢猶克已為理方之桓靈不亦甚乎
 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入私門
 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核傳咸
 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傳咸核考也
 以貨賂流行良賂之行明也善曰作錢神論言
 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也善曰作錢神論言
 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所宜
 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
 伯氏傳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風國勢如此
 離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非賢非愚謂
 才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善曰中庸論
 道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善曰中庸
 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中庸
 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

體守文王之始受命制度也引辛有必見之於

文王善文王始受命制度也引辛有必見之於

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無主其能久

來聘請觀樂使工人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

乎伊川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

其戎乎為之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

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以君剋敵

無禮乃使祝宗一也死賈誼曰左氏傳曰國家

可為痛哭者一也死賈誼曰左氏傳曰國家

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君無禮而克

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又况我惠帝以

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又况我惠帝以

放蕩善本作蕩之德臨之哉壞賄賂晉室禮樂

守之且猶不濟况我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

之帝下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

肉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言曰賈后惠帝后肆縱虐也賈后妹也相

助為姦惡淫亂事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曰

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曰

賈后入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官不恭

子隨刃實始助亂壽懷帝承亂之善本有得位

妻賈午實始助亂壽懷帝承亂之善本有得位

羈於疆臣也疆臣謂東海王越也善曰王

實晉懷王曰太傅東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

虛名刺曰洛陽顧覆秦王業難於許豫州

徒厲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善曰于
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
下無主有輔立之計天下之政既已去矣

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也銑曰去謂去晉室

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王者興也然懷帝初

載嘉禾生于南昌也向曰南昌郡名也嘉禾謂瑞穀

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于南昌九月懷

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

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之氣謂濟曰望氣者

也豫章郡名善曰于賈晉紀曰初及國家

多難宗室迭興也良曰宗室諸王也維子小子

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以愍懷之正淮南

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帝曰

立愍懷為太子賈后無子廢太子矯詔而殺

之武帝子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章度封

成都王拜屯騎校尉趙王倫篡逆章度謀舉

義兵迎天子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

王同驕矜士度攻罔縛於帝前河間王顯欲

廢天子立成都王士度與戰遂為顯所誅言

此數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豈非命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

賈后無子如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

子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

子又通王倫酖殺賈后帝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

太子

徵後之於鄴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左
兵校尉齊王問相攻問敗縛至上前又叱左
右與河間王顯欲廢太子立成都王而懷帝
欲先誅又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
以豫章王登天位善曰于實晉惠紀曰詔豫
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
太弟即位崩諡曰孝懷劉向文
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文
滅亡之後有少而善本水名者得之起事
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善本朋按愍帝蓋
秦王之子也善本有得位於長安善本又有固
秦地也南鏡曰識驗也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
得朋也善曰于實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
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出為秦獻王後
皇帝崩諡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
長安崩諡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

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善曰于實晉紀曰
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
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咸榮緒晉書曰南
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上諱業故改鄴
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
為臨漳漳水谷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
極不建禍辱及身向曰徵祥謂識與嘉未也
皇極謂大中之道也建立
也補善曰身極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
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也善本
作乎
字何濟曰帝天也言豈天於我懷帝有二心
乎何其先降祥瑞而速滅亡哉應由人不能
上善曰善相貳爾心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
重集于中宗元皇帝良曰淳耀之德故其子孫

文選四十七
三

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濟白皇姑有女史之官

詩曰靜女其婁詩曰靜女其婁

殺以有女史彤管之法殺以有女史彤管之法

之居有佞阿之訓之居有佞阿之訓

珮謂養丹以節行之珮謂養丹以節行之

遊於環者華之長女遊於環者華之長女

車馬載下以歸車馬載下以歸

君子哀窮寃而不淫其色君子哀窮寃而不淫其色

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

內則內則

善本善本

險本險本

善本善本

險本險本

善本善本

險本險本

善本善本

險本險本

善本善本

險本險本

善本善本

國亡身者不可勝數也秦廢之時并六國兼秦
 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也秦廢之時并六國兼秦
 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之數八品謂皇后
 妾美人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
 曰當秦之時允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
 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
 有稱號正嫡稱皇子長使少使之號
 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力之切皆循釐理也
 善曰孔安國尚高祖帷薄不修孝文祗席無
 書傳曰釐理也
 辨也文曰帝慎夫與皇后同席是尊卑無
 社席從后也
 幸常從后也
 者大臣坐汚穢淫亂男女實皇太后景帝母也
 曰惟薄不修漢書孝文實皇太后景帝母也
 乎上林皇右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
 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

乎鄭玄周禮注
 曰社席單席
 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
 你飾玩
 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
 千增級十四也向曰簡少也武帝更增淫逸之費掖
 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加昭儀通前八品
 華充衣各首爵位而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
 為十號至武帝制班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
 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
 之詳矣亂國之言妖麗取倖毀敗王政符及光
 武中興斷雕為朴素也
 漢興破觚為朴
 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
 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彩女三

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

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

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已善本作上

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

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取也詳

審淑善哲智也案采者擇也以歲八月維陽民遣中大夫與

下長壯妖邪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曰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

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閨之言權無私

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統曰令善閩門限也

正教而授與者矯正也向使因說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閩內言不出於閩

厥方來豈不休哉善曰如淳漢書注改正后妃之制貽

遺後世豈不美哉未篤防禁不固也善曰制法貽遺厥其休美

日毛詩曰貽厥孫謀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善曰

不能防閑文姜公遂忘潘蠹自古雖主幼

時難善字本作王家多豐委成冢宰簡求忠貞

第五子也善字本作恩隆好合善字本作潘蠹自古雖主幼

日范擘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烜善字本作

烜善字本作恩隆好合遂忘潘蠹自古雖主幼

時難善字本作王家多豐委成冢宰簡求忠貞

王家多豐委成冢宰簡求忠貞

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銑曰好合謂志意

也善曰重器神器也唯秦秦名太后始攝

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辛向曰

左襄王毋穰侯秦相魏冉也嬴秦姓

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曰

為昭襄王穰王母楚人姓羊氏號宣太后又

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

言穰侯擅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

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齊曰

謬誤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桓帝

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何太后此六后皆執權

章總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六后皆執權

勢立閻弱之主臨朝稱詔卒見亡滅皆善曰

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之

慶子殤帝崩鄧太后與元騰定策禁中

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

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

梁太后與兄竇立之又曰章

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尊皇后

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

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靈

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

宮雲臺家屬徙北地又曰靈思何皇后崩

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

莫不定策帷奕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以其政

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

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囹圄行岸之下

良曰奕帳也孩童小兒也言皆貪久長執政

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

也享利之深則禍敗速至謝弼曰竇太后幽

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

下纓繞縲墨索繼孽也周犴獄名善曰范

如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實太后幽隔空宮

子曰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繼之見天非其罪

也詩曰宜湮滅連踵傾軻繼路而赴蹈不息

焦爛為期以翰曰踵足也軻車轆也連足繼路

競也言奔競勢不利不止卒至焦爛也赴蹈謂奔

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

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

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終於陵夷大運

淪亡神寶國銑曰陵夷微也淪亡滅也神寶喻

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士崩史記作陵遲漢書

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陵遲也

詩書所嘆略同一揆向曰詩云赫赫宗周褒

惟家之索言此嘆與漢略同一理耳揆理也

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

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故考烈善本作行迹

批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烈善本作行迹

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

並列乎篇之事正號謂嫡台其以恩私追尊

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

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上善本係之此紀以續

西京外戚云爾祭良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

不隨皇后而追之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

則繫皇后而追之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

也善曰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

其母后以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息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一首

述成紀

善本作贊字

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論一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

人同計議以定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此論於下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

宿未之詳也

統曰前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

漢有二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然咸

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八將曰咸皆如風雲相感

奮振其智勇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

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濟曰稱為佐命者亦是有志操

才如其佐命立功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

以功臣任職至使英資茂績委而勿用良論

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續功委棄也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

肇英姿磊落潘岳揚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

有以為爾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言本光武深謀遠計德為功臣之材多不無

不用故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

庸勳賢無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

列文朝可謂通善本通上矣銑曰王道謂周

勳文也管仲隰朋俱齊桓之相先軫趙衰俱

左氏傳齊桓公置射鈞而仲

牙又曰齊桓公寵於信公有鮑叔

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蒐于被廬命趙衰

也軫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

人崛善本作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日向

翼謂鬻特也鬻鬻取也取繒謂權嬰也盜狗屠

狗謂鬻特也鬻鬻取也取繒謂權嬰也盜狗屠

食頽陰至也高祖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

人從高祖封舞陽侯舍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

以阿衡之地阿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

蕭何周勃之屬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

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維何衡

左右商王毛萇也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

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殖醢善本作不其

然乎良曰勢疑謂威武強盛見疑於君也侔

信韓信越彭越也道醢殺也善自茲以

降迄乎善本作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

使摺紳道塞賢能蔽壅翰曰迄至也降高祖

宰輔摺紳道塞謂賢才壅塞不得通也善

日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

色紳大纁曰縵赤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

怨銑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漢蕭望之署小

為蕭望之署小苑東門侯王仲翁謂曰不肯碌碌反

肯碌碌反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

勝言向曰論語曰懷道失志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

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濟曰鑒視也矯

不任賢能存其曲直之意善曰班固漢書

過其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

大縣數四所加不過善本無特進朝請而已

良曰寇恂鄧禹耿弇賈復皆光武功臣也鴻

位不請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

封雍奴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伯昭封

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

請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

法齊之以刑者乎翰曰言先武政平法明

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

格取也言取功則甚而何者問曰蓋自發直

則虧喪息舊撓善本從情則違廢禁典

撓曲也言直法於公則傷恩舊曲情放私則

臣愚以為為貴戚則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

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恩則違憲

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非善本作賢

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濟曰若

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

任則眾意不滿中半並列則其政之弊不遠

矣故云善難塞若論功棄德並列於朝則怨望必

相仍遠故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事相權濟曰校

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

為恩舊腹心也善曰言尊功而不尊德此

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

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其有母權子而行有子

重為母而行韋昭曰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

文深憲責成吏職高祿重禮信答大功也峻

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人之職善曰漢

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詎中傷者尤多

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

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

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也謂曰建武光武年號

等也均同也休咎善惡也其餘鄧禹之外功

臣也優饒也寬科謂寬法也完全慶福也後

子孫也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以為

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善本無郭伋亦譏善本

作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銑曰留

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復道望見諸將偶語

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

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

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也

上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且一人
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眾曰雍齒且侯
吾屬無患矣郭伋專用南陽人帝甚約之鄭興
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約之鄭興
上疏於先武曰道流言咸曰漢書曰欲專任
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善曰曰漢書曰上望
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
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
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
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
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
選補表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帝納之疏曰鄭興字少穎河南人徵為太中
大夫上疏曰道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
功臣用則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
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
均被授其任則則易開設溺私情之失至公
均被授其任則則易開設溺私情之失至公

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永平中顯宗追
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

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其外又有五常李通竇融卓茂向曰永平明

明帝廟號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
王常字顏卿穎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
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
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
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合
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合

三十二入故依其善本無本第係之篇末以

志功臣善本無次云爾濟曰係繫也言以後其

宦者論一首良曰周以爲闔人今謂之

而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作其論云

范蔚宗

善曰官者養也養闈人使其
有官職此是小臣後漢用之
尊重大故集
為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

側善曰垂象謂宦者星也皇位則帝座也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

座傍而周禮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闈者守

中門之禁銑曰備數也謂周禮云奄十人闈
十人奄守門者中門用奄人為之

取所宜也禁鄭玄曰周禮曰闈人掌守王寺

人掌女宮之戒善曰周禮曰寺人亦奄屬戒令也
善曰王之內

人及女宮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濟曰王之
正內謂路

寢也五人周制之數也善曰周禮曰寺月

令仲冬命善本無闈尹審門問謹房室闈尹曰

闈官也問亦門也審謹閉之者順冬氣也
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闈尹主領闈豎之官

也於周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官令詩之小

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翰曰小雅詩篇名巷
伯官中闈官也幽王

聽此人之讒故有此刺之善曰毛詩小雅
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

毛萇曰巷伯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

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

役養乎銑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
善曰老子

曰未知其壯之合而專作王弼曰帝以石顯
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

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
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官謂之中

人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

管蘇有功於楚晉向曰稍漸也言漸廣材能

公立呂卻畏逼將焚公宮而殺諸大夫曰管蘇

以難告晉侯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

犯我以義違我善曰左氏傳曰呂卻畏逼焚公

官而殺晉侯寺披請見公見之昔趙衰以

日晉侯問原守於寺披見公對曰昔趙衰以

盡殮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鞞

披也史記以勃鞞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

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德焉義違我以禮

與處不安不見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

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德行焉必速遣之景

監繆賢著庸於秦趙也濟曰景監繆賢皆聞人

成霸業繆賢進蘭相如善於趙惠文王而趙疆

盛是著功也庸功也如善於趙惠文王而趙疆

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蘭相如為

趙官者令繆賢舍人趙求入使報秦者未得

官者令繆賢如可使及其弊也豎刀亂齊伊戾

禍宋公良曰弊惡也齊桓公幸奄人豎刀後桓

宋平公遣奄人伊戾傳太子無寵齊大夫亂

楚客于郊戾因譖太子將為亂太子死後事

發乃烹伊戾善曰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

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

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音凋左氏傳曰楚客

史記曰豎貂為豎力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

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

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

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

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

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襲因也仍漢

襲因也仍漢

中常侍或用士大夫建武以後乃悉宦者皆
假以貂璫之飾為天子給使於殿省之上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常侍
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
飾之職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

伯之職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
入卧内受宣詔令銑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
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
制非皇太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
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卿如淳曰奄人
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
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
言曰宦豎傳近房卧之内交錯婦人之間

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向曰趙
伯子並是閹人善曰漢書伯子曰至於孝武亦
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

愛李延年濟曰漢書曰延年武帝時宦者李延年善帝
曰漢書曰延年武帝時宦者李延年善帝

數宴後庭或潜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
入主之良曰蕭望之以武帝游宴後庭故用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游宴後庭故用
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
燕後庭初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
曰機事所搃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

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
益翰曰史游官人為黃門令著急就一篇故
云有所補益善曰漢書曰急就一篇故
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與服之

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銑
蕭望之與周堪議罷中尚書官以爲古制
君不近刑人由是與石顯忤後皆遇譖害望
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進用是穢損帝德善
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

蕭望之與周堪議罷中尚書官以爲古制
君不近刑人由是與石顯忤後皆遇譖害望
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進用是穢損帝德善
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

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

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

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

建議以為宜罷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
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
不得復也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

他士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至永平中

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

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摠權威濟曰永平明

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摠國柄

有威力於天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

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內外

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

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劣實憲執

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閹官而

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衆謀誅之慙惡也

大惡則憲也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

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

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遂享分土之封

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諭曰鄭衆

長秋封鄭鄉侯食邑千五百戶官御則大是

秋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產南

陽人也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衆遂自明帝

以後迄乎延平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安

帝年號委用漸大而其實數稍增善太作其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

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向曰璫貂侍中服飾

人兼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濟曰鄧

母殷眾也善曰紀論和喜朝臣圖議無由參斷

帷幄稱下制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委用

刑入寄之國命臣參斷制令所出無從與朝

故不得委用閩人熹太后以女善曰老擘

接公卿乃以閩人熹太后以女善曰老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論曰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法令也言皆

出於黃門善曰范擘後漢書諫議大夫劉

陶上疏說朱穆曰今權官傾擅朝室手握

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

之隆非復掖庭永巷之役善本作閨牖房閭

也掖庭永巷皆言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也掖庭永巷皆言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也掖庭永巷皆言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也掖庭永巷皆言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也掖庭永巷皆言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也掖庭永巷皆言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也掖庭永巷皆言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也掖庭永巷皆言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也掖庭永巷皆言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也掖庭永巷皆言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也掖庭永巷皆言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也掖庭永巷皆言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也掖庭永巷皆言名善曰漢書曰掖庭八

則曰永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

巷僕射向曰孫程安帝時為黃門時江京等廢

之策皇太子孫程為濟陰侯後程與十八人截衣

為警斬江京迎大濟陰侯立之是為順帝曹騰

定策立桓帝遷大長秋侯立之是為順帝曹騰

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立時

江京等廢皇太子孫程為濟陰侯明帝崩立時

鄉侯長典天子十月王以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

詩者長典天子十月王以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

不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

與十八人謀於西樓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

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為浮陽侯又

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

桓帝立騰以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

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

濟曰大將軍梁冀專國桓帝欲誅之乃命官

官單超徐璜具璆左惟唐衡與謀令誅冀事

成同日俱封侯代謂之五侯鉞芥也善曰

范擘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

善曰

善曰

善曰

超瑗魏郡人左惟河南人弟專國今桓帝呼

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

久五收人遂定其議帝齒超臂出血為盟於東

詔收惟上蔡侯衡汝陽侯豐侯璜武原侯瑗東

謂之迹因公正息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

屏氣而良曰言內外之官懼閣宦之威皆屏氣

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或稱伊霍

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

今良翰曰伊尹霍光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張

曰伊尹霍光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

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善本

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亂矣誅曰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

下至玄孫善曰陳琳檄曰五宗謂上自曾祖

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若夫高冠長劍

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向曰高冠長劍武夫

門布滿言多也善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

其樂不可量也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

李軌曰朱紱也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

以十數濟曰直裏也王者以茅裹五色土封

天子稱孤也言如此十數人善曰尚書緯曰

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茅以白茅府署第

館基善本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

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物刃珍藏良館

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州國

如冰之紈霧者女之輕羽也楚人善曰毛

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氏

得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璜

曰紈賦曰細密如堅冰也

子虛賦曰織羅垂霧縠

女之玩克備綺室良曰媼媛嬪御也侍兒侍

帳也嬪御善曰左氏傳曰如嬀貴者今聞夫差宿有

如嬀嬪御善曰左氏傳曰如嬀貴者今聞夫差宿有

爰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曹

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

而送左氏傳晏子謂齊狗馬飾彫文土木

被緹繡以緹繡之文也土善曰漢書東方朔

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控搵衣以

錦皆剝割氓黎恣極黎善本作萌奢欲構害明

賢專樹黨類其有互相援引希附權彊者腐

身熏子以自銜達攀附也權彊謂閭人之黨

也言有士人託附閭官以求進者或自腐熏

其形體同於蜀人以自銜露而求聞達善

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

良館

曰

毛

和

氏

理

璜

臣

紈

王

使

紈

臣

璜

理

璜

璜

璜

璜

璜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紈

官為暴之甚緣其間隙起其說言動亂於國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樓劉駒駮與李
子豎書曰下車負垂屬賊未雖忠良懷憤時
擒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

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良曰憤也
言也孛子也謂諫者并子見戮奮發謂出怒
善曰尚書曰予則孛戮汝因復大考鈞

黨轉相誣誅翰曰考謂誣使轉相誣諂而殺之
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大僕杜密
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鈞黨尚書曰下本州

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謂鈞黨九
請常侍對曰鈞黨即黨人也即可其奏

稱善士莫不離善本被災毒也
善士者逢閹黨皆加其災毒也言離逢被加
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
謹遜謂寶武何進位崇威近乘九服之譴怨

之善士寶武何進位崇威近乘九服之譴怨

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

亦運之極乎向曰實武女立為皇后身為大

詔誅武何進妹為皇后身所殺威親囂譁也疑

謀誅中官為進者趙忠所殺威親囂譁也疑

運命盡乎極也善曰周書曰言此亦漢之

之國謝承後漢書曰實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

表范曄後漢書曰實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

立為皇后武又曰何將軍謀誅高南陽人也女

詔將兵誅武又曰何將軍謀誅高南陽人也女

弟立為皇后武又曰何將軍謀誅高南陽人也女

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何

進應劭風俗通曰錐袁紹龔行芟夷無餘曰

龔行謂奉行天子命也芟刈也夷殺也無

餘言摠盡也初袁紹起義兵誅董卓斬趙忠

捕官紹勒兵斬趙忠捕官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官善曰范曄後漢書

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子恭行天之罰左
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者見惡如農
夫之絕其去草焉莫不芟夷蓋然以暴易亂亦

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何云及故云良曰表紹雖誅闔宦之暴而自為亂
道也采其薇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
焉言采其薇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

騰說梁冀竟立昏弱清翰曰大將軍梁冀欲立
說與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遂立桓帝謂是昏
弱也善曰曹騰梁冀已見上文昏弱謂是昏桓

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皆喻帝位也遷謂移
禪於魏也善曰魏武曹操也龜鼎國之寶龜守
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

天明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
德鼎遷於商紂暴虐鼎遷於周
所謂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善本作為信乎其然矣
向曰言始以閣官得

位亦以閣官而失國請曹操即騰之孫善
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
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尸

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善本有論一首為時俗所拘懷道不
臣不見隱居無名王侯不能

范蔚宗逸民言節行超逸注曰
善曰何晏論語注曰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良曰遯也喻勢利
之時義大也善曰易曰遯下乾上遯彖曰
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也謂去代不

求大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良曰事謂
其大也善曰周易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頽陽**
也善曰周易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頽陽**

之高良曰惟堯請屬天下於許由許由逃於
能名焉堯請屬天下於許由許由逃於

頽頽陽而堯不能屈其志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善曰論語子曰由於許由澤之中請屬天下於武盡美矣終全

孤竹之絜君翰之武子周武王也伯夷叔齊夫子許由澤之中請屬天下於武盡美矣終全

致之數匪一銑曰自茲以降謂許由伯夷山陽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

迴避以全其道道向曰謂迴避濁代以全至相襲西征賦曰悟山返或隱居以求其志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靜已以鎮其

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

物以激其清節槩也或垢穢也

然其甘心畎之中樵悴江

海之上濟曰畎謂耕稼之事樵悴則枯槁

樂林草莪亦云介性所至而已豈親樂山水

華林園特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爾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

乘莫移其情

翰曰蒙人雖三遭黜而不下惠去

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隱逸之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誅之曰蒙恥

民德彌大焉雖遇三黜終不弊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

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

海上隱於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迥其去就彼

不能相為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迥其去就彼

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

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

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

雖硜硜有類沽名者

謂向曰硜硜堅勁貌沽名

濟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有如蟬

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也善曰淮南子曰

十日蟬飲而不食三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

乎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囂俗之人異於修

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荀卿有

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

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翰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輕

矣道義重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

之蘊藉

夜慈義憤甚矣

曰銑曰微弱篡奪也向

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去之

善曰東觀漢記曰一榮温恭有蘊藉明經義

博有餘也謂寬 **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

者蓋不可勝數 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怨莽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

莽居攝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

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技本塞原毛詩序曰

百姓莫不相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

勢而去焉 **言其違患之遠也** 良曰鴻水鳥也冥冥高也

者何所取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矣善曰

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宋衷曰篡取

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

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

今篡或為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禮曰

慕誤也 **善曰國語越王夫光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

憂者側席而坐先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

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

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 **旌**

帛蒲車之所徵責 義彼相望於巖中矣 統曰旌

表識帛束帛蒲車招隱之車也徵求責飾也

相望巖中言多也 **方逢** 江步 **萌聘而不肯至** 去官而隱王莽時徵

之蘊藉

夜慈義憤甚矣

曰銑曰微弱篡奪也向

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去之

善曰東觀漢記曰一榮温恭有蘊藉明經義

博有餘也謂寬 **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

者蓋不可勝數 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怨莽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

莽居攝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

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技本塞原毛詩序曰

百姓莫不相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

勢而去焉 **言其違患之遠也** 良曰鴻水鳥也冥冥高也

者何所取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矣善曰

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宋衷曰篡取

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

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

今篡或為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禮曰

慕誤也 **善曰國語越王夫光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

憂者側席而坐先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

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

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 **旌**

帛蒲車之所徵責 義彼相望於巖中矣 統曰旌

表識帛束帛蒲車招隱之車也徵求責飾也

相望巖中言多也 **方逢** 江步 **萌聘而不肯至** 去官而隱王莽時徵

其子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
 以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
 安能濟時乎即便駕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
 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
 能屈而後至帝車駕就館看光光武即位三
 其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政耶光武累徵而
 有志何相迫乎周黨隱居澠池光武累徵而
 至著短布單衣以見光武伏而不稱名不稱
 守所志帝許焉王霸建武中到稱名不稱
 有司問其故曰天子有所不臣竟以病歸守
 志不屈其善曰范曄後漢書嚴光一名遵會
 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
 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
 助為政邪又眼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
 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相迫乎
 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

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乎澠池後復徵不得
 已乃著短布單衣蔽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
 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謂自陳願守所志帝乃
 許焉又曰三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
 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
 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皆遠志士無不懷其仁
 心焉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一以方得而羣方
 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禮記
 曰君子有禮故斯故所謂舉逸民善本作則
 物無不懷仁故斯故所謂舉逸民善本作則
天下歸心者乎
 歸人天下之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
 其節銑曰肅宗章帝也以公車持徵鄭均再
 言為將作大匠後託病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也肅宗孝章皇帝諱

人建顯宗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
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
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
公車詔病逃歸隱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
身漁釣終於家

處子耿介羞善本無與卿相等列向曰稱漸

闔官之屬也處子謂隱居不仕之人耿介謂

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至乃忼憤而不顧

多矣其中行焉齊曰高忼憤怒而不回顧者

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

字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良曰絕塵謂絕塵離

未七人列於此篇七人謂長沮桀溺夫子顏回

問於仲尼曰夫子奔逸絕塵而矜乎若後耳司馬

馳亦馳夫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著七人包咸

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翰曰約修宋書三靈運傳嘉

叙文章利害是非焉善曰沈休

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

用喜愠分情靈銳曰靈異也言人稟天地而生

之性而剛柔不同迭更愠恨也最靈者善曰漢書

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又曰

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

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為詩在心為志發言

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濟曰雅曰六義一曰頌二曰風三曰賦四曰比

氣懷靈理無或善無本亦異觀見也受氣懷靈

謂人也理人言人理古今無異也

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樂也太古

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離騷曰屈原作

石高義薄雲天澤向曰英美也薄迫雲天言

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於金

高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兩下於金

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

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

可亮不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

蔡之徒六人並漢朝文章之士固崔駰蔡邕此

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

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

雲班固楊子異軌同奔遞相師祖良曰軌迹

時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雖清辭

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言文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

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

響能繼其音響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義無至于

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向曰建

年號曹氏基命謂太祖武帝子植也咸皆蓄積

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尚書曰

王如不取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

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

明皇皇帝為魏烈祖也甫乃以情緯物善本無

以文彼質謂文質相參也緯猶織也以文被質

將情以始也言始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詞人

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

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良曰二

皮孟堅也。三變謂也。情理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孟堅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

各相慕習原善本字其聽流所始莫不同祖

風騷良曰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

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總百家

之文廣雅曰祖法也。已見徒以賞好異情故意

製相詭賞好者異故隨製作而變雖同但以

文曰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年向號潘安晉惠

士衡獨為當代文章之秀特獨也。連乎西朝之

未潘陸之徒有文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繆旨

星稠繁文綺合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

飾也。星稠綺合。喻文章秀媚。善曰論衡曰

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

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毅也

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良曰梁孝王

平臺複道三十里。招延四方才子。逸響謂投

畢司馬相如之文也。南皮魏文帝所遊高韻

謂應瑒陳琳之文也。綴猶緝也。自官連屬於

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

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司馬

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翰曰烈業極盡也

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

七篇馳騁文辭義彈於善字本作此此銳曰玄道

謂老子為周柱下史著道經五千言博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言中興之後

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義理盡於莊者彈盡也善曰續晉陽秋曰正義始中王弼何晏

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老自建武暨

于義熙歷載將百安向曰建武愍帝年號也善曰

建武晉閔帝年號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

義熙晉安帝年號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

屬續委積也言文章之多也善曰答賓戲曰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

霧散殊錯沈浮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

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也玄珠喻至道也言為文者皆寄託於此善曰孫綽子曰莊子言多寄言渾沌得宗周象得珠老子曰赤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上

北登乎崐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道麗之辭

無聞焉耳善本此明得真之所由猶美也言皆寄道不為美辭者也善曰

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麗公羊仲文始革孫

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文華改也孫綽

許詢以源老為宗仲文文章之氣而復舊體謝也言叔莊變武帝時文章之氣而復舊體謝

混字叔源善曰仲文啟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

祖尚又加以二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又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

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爰逮宋氏顏謝騰聲

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

前秀垂範後昆也向曰顏延年也謝靈運也標高方並軌迹範法昆嗣

也善曰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
興者託事於物也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
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若夫敷衽論心商
令也尚書曰岳裕後昆法

權前藻權前曰衽襟也推略也善曰楚辭曰跪
敷衽曰商推為陸機樂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宣
生華木也協合暢通也善曰文賦由乎玄

黃律呂各適物宜翰曰言顏色善曰周易曰
象其物宜是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宮為

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

中輕重悉異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

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善本一作

諷高歷賞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

宣灞岸之篇濟曰函京之作謂曹植詩云從

句良曰孫楚字子荆零雨章謂晨風飄路岐

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

律調韻取高前式

並曰式法也言此非上四人

但取高前法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

善曰尚書周公曰雖文體稍精而此秘

未覩音韻調適也觀見也至於高言妙句音

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向曰天資而成

文理相合言如此也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

顏謝去之彌遠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

數人曾不先覺天成之妙而去之遠也世之

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

來哲良曰知音者蓋約自謂有以此得此天成

禮樂以俟來哲如其

夫以恩倖傳論一首翰曰恩愛倖親也晉宋

之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

沈休文得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

能門戶不任才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善本作蹈道則為君

子違之則為小人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

子違之則為小人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

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

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向曰呂望初屠牛

卷之五十一

於謂濱傳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殷周故知
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相放殷周
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
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
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
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傳非論公侯之世
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傳非論公侯之世
食之資後濟也世善曰鼎食謂三公之家
列鼎明揚善本字幽仄唯才是與也幽仄
而食明揚善本字幽仄唯才是與也幽仄
暗陋也言殷周之主皆明舉暗陋之賢人
取公侯之子孫也善曰尚書曰明明敷
陋逮乎善本作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
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
京師翰曰逮及也二漢前後漢也茲道舉
京師之道革及也二漢前後漢也茲道舉

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
名於京師牛鑿乃鑿療牛疾之人
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
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
旬月拜尚書郎九一履司空再作司
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
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嘆曰夜度
敢先佩印綬漢書曰且仕善本作
鄭子真名震乎京師且仕善本作
有職業雖七葉珥二貂見崇西漢
世皆七代事漢珥插也紹侍中之
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善曰左太
詩曰金張藉舊而侍中身奉奏事
業七葉珥漢紹而侍中身奉奏事
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
則負重小出則駸乘快戰守衛天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
曰侍中官

令曰侍中出則佩璽拖劍漢書曰東方朔初為
常侍郎後奏泰階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
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
官表郎中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比六百石侍郎
四百石又黃門侍郎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
黃門侍郎黃門侍郎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
然侍郎黃門侍郎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
於客難曰官不遇侍郎明矣不都縣郡縣本
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不都縣郡縣本
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謂權勢之
家言並逐才而用善曰掾吏卑位負戈賤
後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
靈賦曰幸得宿衛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
衛十有餘年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曰良
晚代謂魏晉也士庶與人異品雜用故云二塗
善曰二塗謂晉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
不涉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
清階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

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論曰魏
操也倉卒事高下也魏人陳羣始立九品之
制以平人才能高下也魏人陳羣始立九品之
善曰國語曰右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因
肇基王迹列子曰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因
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
郡正以才品人取銑曰公循也言本立九品以
魏晉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郡正魏晉二朝咸遵
選人之法傳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
郡置中正平人才能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
都而摠而舉世人才外降蓋寡徒以憑藉世
其義而摠而舉世人才外降蓋寡徒以憑藉世
資用相陵駕向曰言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
也善曰資以成貴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
珠故因世資以成貴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

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士濟不能言州郡正皆俗

酌門族時宜品錄聲望多少隨聲望之事而

高下也善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

上品無賤族者也濟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

無賤族者也此此則言世族不居下品寒門不入

上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

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

不居下品寒門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

冠莫非二品良曰訛為也斯風謂用勢族之

衣冠之族皆自此以還遂成卑庶之翰曰自排

居二品之中自此以還遂成卑庶之翰曰自排

衣冠之族皆自此以還遂成卑庶之翰曰自排

不齊貌言高下人等不齊而為等級善曰左

臺隸參差用成等級翰曰左傳曰僕臣臺臺

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辨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學古然有

九重奧絕絕也九重善曰楚詞曰豈不鬱

陶而思君兮君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

任宜有司存銑曰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

也任謂用閣官為之事則有善曰論既而恩以狎

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

泰始主威獨運良曰狎習憚難也言與天子

難之色言為媚諛之色則易親孝建宋武帝
年號恭始明帝年號也運用也善曰爾雅
曰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空置百司權不
武帝年號太始明帝年號

外假而刑政糾難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

近習假藉於卿士也為刑政既多不能遍覽

故寄於近習之臣糾雜言多也善曰禮記

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賞罰之要是謂

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

湊同奔執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近臣

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較矣善曰莊子曰

輻湊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曰羣臣輻湊張湛

之曰集於輻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

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但見言天子

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賤矣

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貴也楚

宣王謂羣臣曰北方而畏昭奚恤何也江乙

對曰昔有虎求百獸而食得狐狐曰天帝命

我長子百獸先行子隨我後觀之虎乃與俱百獸

我為子先走虎不知畏已以為善曰晏子春秋

見之皆走虎之威在於彼也以善曰晏子春秋

近臣為天之威在於彼也以善曰晏子春秋

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治矣戰

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

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

千畏昭奚恤其萬而專屬之甲兵也猶百獸之

子畏已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獸

之

畏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

未之或寤善本字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濟曰

專擅也寤覺也挾謂相扶挾也賄成謂財貨

以成政者也御士王叔陳生與伯興爭之大夫瑕鐵鉞瘡

痛構於牀第之曲良曰鐵鉞瘡也瘡痛

也言倖臣構瑕於宮西京賦曰所惡成劍痛

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服冕乘軒出於言

笑之下翰曰言有趨附與言笑同即得軒冕

軒三夫曰報冕乘南金北毳來悉方艚刃素縑

丹珀善本字至皆兼兩音亮故銑曰金荊楊

北方所出故云北毳也艚舟也縑也珀琥

珀也兩車也言趨勢之人賂遺近臣者皆以

舟車載貨而與之善曰北毳縑貂之屬艚

船也丹魄虎魄也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

稱兩車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玉石未或

能比向曰漢有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玉石未或

今日侍臣則不能及祖父善田漢書孝宣許史

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善田漢書孝宣許史

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凡恭宣帝立恭已死

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及太

宗晚運慮經盛衰濟曰太宗明帝也法言曰

衰法言曰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權權

之徒憎之憚宗威皆畏懼使

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

弟宗王相繼屠割帝子小反也言倭倖之臣構

至絕滅剿絕也禍隙善曰六代論曰相繼被戮而

命孔安國曰勤截截絕謂滅之也其民忘宋

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也銑曰忘廉

於此言傾覆之由實從倭倖而起善曰寶

命也祚獲寶嗚呼漢書有息澤侯表又有倭倖傳

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內曰倭倖之徒

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言曰倭倖之徒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濟曰固修漢書自作

述高紀第一善本如此五臣本列在

亦猶毛詩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

大漢繼堯之德業也善曰漢書曰劉向頌

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

日纂繼也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翰曰寔實也

神伐無不剋曰武項公曰聽於無聞曰聰照

周疆曰武善曰論語子曰神武而天生德於子秦

人不綱網漏于楚無綱曰綱謂綱紀也言秦人

起也項秦不能誅之是網漏也高祖因之而

言人網以喻網無網維令網目漏於楚謂

陳涉反而不能誅受茲裴迹斷蛇奮旅神毋

告符朱旗乃舉豐澤奮振旅衆也神毋謂所

斬蛇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

焉漢大德尚赤故舉朱旗善曰漢書曰高

祖夜徑澤中蛇所有一當徑拔劍斬蛇分為

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當徑拔劍斬蛇分為

日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又粵于蹈秦郊

嬰來稽首也稽首謂降於漢也嬰謂秦王子嬰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革命創制三章是

紀良曰革改創始也二章謂高祖破秦改秦

也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乎天而應乎

章耳殺入者死傷入及盜抵罪應天順民

五星合善本作暴於東井西入關五星聚

也秦之分野五星所生其下以義取天下之象

項氏畔換黜我巴漢換反易也言羽初與

高祖約先入關者王關中後羽反易背約黜

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書曰項羽背約

怨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人皆居心

尚書曰邊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宅厥乘豐善

作豐而運席卷三秦戰士之怨隙也言高祖乘

漢而來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為雍王

司馬忻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

之三秦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
 用師觀豐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
 卷各爭恣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并之計
 應劭曰韋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
 翟王故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良曰秦地帶河
 曰三秦善曰保安也懷歸也
 於此保守懷思之人善曰保安也懷歸也
 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又之漢書
 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山懸
 關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
 是經翰曰股肱也言蕭何曹參為高祖
 禮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瓜牙信布腹心良
 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莊者
 平銖曰韓信英布皆武臣也高祖有韓英如
 臣也善曰瓜牙韓信英布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
 曰予王之善曰瓜牙韓信英布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
 行天罰赫赫明明向曰赫赫盛貌言順天罰惡也

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

齊曰皇皇華色盛也

華色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良曰珪璋王名項

好彫鏤者善曰毛詩闡闡恣趙朝政在王

璋詩闡闡恣趙朝政在王

翰曰闡闡宮中門也趙謂趙

飛鸞王謂帝舅

儀姊妹以元舅侍中陽平侯

炎炎燎火亦善

作光允不陽銖曰天

子之盛當如燎火之陽

陽也陽明也項岱曰允信也

張晏曰天子之威

壅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

張晏曰天子之威

政王氏不亦熾乎

張晏曰天子之威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向曰隸賤徒侶韓信本

故云及壯被黥布欣然曰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不為具食信知刑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

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

人相我當刑越亦苟善作盜芮尹江湖

甚得野澤中苟且為盜吳芮秦時為彭陽令

越常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

號曰彭陽令也其得江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

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龍騰言與高祖感

而為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也英布封淮南

王彭越封梁王善曰韓信初為齊王後為

與高祖同里高祖封縮自同閉朝鎮我北疆翰曰

曰縮為燕王德薄位尊非祚惟殃銑曰祚福

有反狀亡入匈奴也善曰周易曰德薄而

舟之尊智小無德而祿殃也吳克忠信胤嗣乃

長代嗣位長能也言吳芮能為忠信之行故五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曄

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

火輒之**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蜀良曰虔劉殺也庸

代燕也謂彭寵也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自稱

善曰公孫述稱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

曰公孫述稱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

立為都邯鄲又曰彭寵自**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澄曰三河三謂朱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

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

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神旌乃顧逋**

行天討**失險車書共道**險固而言破也車同軌書同文

謂勝天下太平善曰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

不能守也禮記子文曰今**靈慶既啓人謀咸贊**

濟曰靈神慶福落善開咸皆贊助也言人神皆

共助成帝業也善曰靈慶謂天符也易繫

謂衆議西鄙實曰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明明**

廟謀赳赳雄斷於烏赫有命系我隆善本作

漢也赫盛貌言武略雄斷之盛能斷前漢也

善曰廟謀廟筭也楊雄連珠曰兼聰獨斷曰先

武以再命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先

復漢之祚

秦至孝公益疆盛故先述之嶺山秦塞也函

谷關名擁據也韋昭曰嶺謂二穀函函谷關

也善曰史記張良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

八荒之心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盛也猶

欲取之善曰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

下也括囊无咎无譽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

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

銑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封於商號為商

君關西連兵曰衡諸侯謂關東六國善曰

戰國策蘇秦說秦在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

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頴曰關西為

音橫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向曰拱

孝公卒子惠文武昭昭曰後死也惠王文武

立卒立異母弟是昭襄王也善曰史記曰武

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

害之郡濟曰漢中巴蜀皆地名舉破也膏腴

日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

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良

盟誓約也統曰締結也文頴曰關當此之

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易也四河魏地名善曰李斯上書曰孝

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

公既沒惠文武昭昭曰後死也惠王文武

立卒立異母弟是昭襄王也善曰史記曰武

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

害之郡濟曰漢中巴蜀皆地名舉破也膏腴

日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

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良

盟誓約也統曰締結也文頴曰關當此之

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善曰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又善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

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此四君者

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

從離橫約向曰關東連兵也從言關東諸侯為

分離秦橫也以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

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

之謀曰向曰六國韓魏燕趙宋衛中山皆國名

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

府庫盡於苦矣此不如歸尸以攻之內然之彼趙得尸而

必安天未詳蘇秦已見上文昭文君謂杜赫曰願

學所以安周高誘齊明周景陳軫召紹滑樓

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景陳軫召紹滑樓

緩翟的亭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善曰戰國

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景

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

楚王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信乎軫曰然高

史記范蠡對楚王曰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

秦攻王不樓緩謂魏令秦楚戰王交秦制之高誘曰

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欲囚蘇厲

因燕子而求見齊王恐蘇秦欲囚蘇厲

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又曰樂毅待賢而樂

文選五十一

毅遂委質為臣燕也昭王以為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佗駝兒良王

療留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善曰史記

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後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

子於齊威王帶他未詳呂氏春秋曰王瘳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

五弓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

曰田侯宣王也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嘗以什倍之地百

萬之眾仰善本字作關而攻秦與兵於秦什倍

攻故曰仰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

不敵進善曰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

山也遁逃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

侯已困矣善曰李巡爾雅注曰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退亡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北百濟曰軍敗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

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

家善本無無事善曰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

傳曰桓公之享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長何休曰享食也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日自孝公至始皇六世矣烈業也張晏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濟日時

二周以馬喻也說文曰皇吞之而并滅諸侯善

三川郡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交扑木以鞭

答天下良曰履至尊謂稱始皇帝也善

敵擊也文曰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

林象郡日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百越之

君俛首係計頸善木作委命下吏向日俛低

係其頭委命下吏言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

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

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

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類日百家言經史之

善日史記李斯日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日秦

更名民墮善本作名城殺豪俊向日墮壞也

恐復阻以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

鑄善本作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日翰

兵戰具也咸陽秦所都也鋒鋦兵刃也弱天

下民謂去其兵器也如淳日鋦箭足也鄧展

日鋦是扞頭鐵也善日史記日始皇收天

重各千石置宮庭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

濟曰登踐華山以爲城因河水以爲池取其
高深廣大而言也服虔曰斷華山爲城其
之也晉灼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

良曰登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

德不測言不可量測也良將勁弩守要害之

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敢問何問善曰

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天下已定

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善曰

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

之業也善本無也大字也向曰金城千里取其

世曰朕爲始皇皇帝後世以計數二始皇既沒餘

威震于殊俗殊俗遠方也然而陳涉甕牖繩

樞之子氓善本字作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良

遷徙之徒也謂以甕爲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

賤也善曰甕牖陳涉曰繩見鄒陽之徒也言涉至微

有蓬戶甕牖幸昭曰繩樞以繩爲戶爲樞也儒

如淳曰氓人也材能不及中庸銑曰中庸常也言

善曰及方言曰庸庸人稱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向曰陶朱公猗頓皆富人善曰史

記曰范蠡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積十九年

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術焉

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

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犍乃適河東大
猗頓也故曰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翰

言在兵行伍而起於道路馳也

道如淳也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

善本字作罷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

皆疲於行役而逃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善曰兵器而無鋒刃揭舉竿為旗而無旌

求諸天下雲會而響應羸糧而景從

如響之應羸糧擔軍糧也景從如影之隨形

曰羸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

矣祖入曰自涉之起封建諸侯高且夫天下非

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

非小弱也自若自然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

中鉞不銛鹽於鈞戟長鑿也

也言鋤柄及戟也耰音憂也鉞巨也說文曰

也鉞有諳戍之象非抗於善本有九國之師也

善曰諳俗文曰罰罪曰諳丈厄切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

將相論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然而成敗

廊廟論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然而成敗

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廊廟論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然而成敗

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繫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六國曰滅

而波盛也善曰莊子曰大樹其繫百圍司馬彪曰繫圍也

也下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

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良曰招樂也九州之

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諸侯嘗與秦為

列國皆使朝服也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

招音然後以六合為家嶠善本作函為宮一

夫作難而七廟墮善本身死人手為天下

笑者何也濟曰一夫謂波為首唱也天子七

項羽辨殺也守之勢異也善曰春秋考仁義不施而攻

非有先生論一首

東方曼倩善本謂無有也言無有此非有

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明君臣

之義以諷焉善曰漢書曰朔又

設非有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

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

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

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鏡曰先人

賢羣臣也夙早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

地向曰率然猶忽然也高舉者敬將以輔治

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
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

流議者三年於茲矣翰曰嘉善也靡曼好貌

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

年苦身勞力高誇曰靡曼今先生進無以輔

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也蓋懷能而

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

人殆不明乎齊曰殆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唯唯敬聽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

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

銳曰竦正也於戲歎也可乎言不可也再言

之者所以言談之難何得輕易而為之善

曰於戲歎也於音鳥戲音呼可乎哉夫談

者有悖蒲忽於目而佛於耳認於心而便於

身者銳曰悖逆佛違謬反也善曰韓子曰

也佛扶或有悅於目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

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

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善曰論

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先生試言寡人將

覽于直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

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善曰紂殺王子

比干猶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慙主澤不

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

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騷動不安也今

則不然反以為誹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之名戮及於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濟

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善曰春秋

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也良曰飛廉善走者

力俱事於紂也善曰史記曰中滴生蜚廉

紂之惡來革長鼻蚩目崇侯虎順

之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善曰論

巧言令色鮮矣又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

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

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

親近讒夫國滅為墟也言詩不去乎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也煦煦于終無

益於主上之治善本字即志士仁人不忍為

也向曰愉愉煦煦進諂之貌也孝經鈞命決善曰愉愉煦

也煦和悅之貌也孝經鈞命決善曰愉愉煦

也煦和悅之貌也孝經鈞命決善曰愉愉煦

嘔喻喻與嘔同論語子曰儼善本字將

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

下以損百姓之害翰曰儼然矜莊貌拂違則

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

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

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

忘死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

濟之間深山中作壤室編蓬戶高彈琴是

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

仁善曰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故知是邪之

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善

本作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濟曰懼然

薦去几自貶損也捐棄薦席几案也危坐敬

危生子向師顏色無怍先生曰接輿避世箕

子被髮佯狂在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

者也良曰接輿避世佯狂而歌者也箕子避

箕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胥餘使遇明王

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

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

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

厚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善本

無水之陽以見文王善銑曰負鼎俎是取辱也

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

非熊非虎非狼非豕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

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

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善子曰

以日推恩足保四海本仁祖義善本作褒有德祿賢能

誅惡亂拯遠方一統類義風俗此帝王所由

昌也向曰本祖皆以仁義為先拯集也類法

祖仁者王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

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謂不變奪也倫理

也也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列善本作地定封

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

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

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

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文頤濟曰穆

也俛下也惟思也善曰穆猶默靜思貌曰

嗟乎余國之不亡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

絕也良曰繇連將絕之貌殆危也善曰於

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

施仁義賞有功躬善本有親字節儉減後宮之費

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善曰論語顏回問為非子曰放

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治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

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

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銑曰明堂布政之宮

鄭聲淫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

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向曰晏安和洽也善曰孫卿子曰萬物得宜

事變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

足畜積有餘囿圉虛空善本作囿圉虛也虛謂無囚人善曰文子鳳皇來集麒麟在郊

謂無囚人善曰文子曰法寬刑緩囿圉虛

甘露既降朱草萌芽論曰言祥瑞並至也郭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又曰天降

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

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

善曰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

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善本作貞字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善曰毛詩

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一首并序

王子淵濟曰四子謂微斯文學虛儀夫子淳游先生陳丘子也褒

當假立以
為論端也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

詩又作傳善曰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有俊才使欲宣

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

聲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依領又作傳如

日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名曰四子講

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

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善曰論語子曰邦有今夫子閉

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良曰趨進也有日躍行

多日也涉始放足善曰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

再躍則涉幸遭聖主平世而以懷寶銑曰懷

德也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

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向曰伯牙善鼓琴鍾期

與交也舜禹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之也言

夫子選平代而不出有如鍾期去知音之友

舜禹逃有道之君遁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

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蟲終

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

翩則翔四海翰曰越過也東西廂曰序驥良

十三

當假立以
為論端也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

詩又作傳善曰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有俊才使欲宣

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

聲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依領又作傳如

日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名曰四子講

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

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善曰論語子曰邦有今夫子閉

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良曰趨進也有日躍行

多日也涉始放足善曰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

再躍則涉幸遭聖主平世而以懷寶銑曰懷

德也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

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向曰伯牙善鼓琴鍾期

與交也舜禹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之也言

夫子選平代而不出有如鍾期去知音之友

舜禹逃有道之君遁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

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蟲終

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

翩則翔四海翰曰越過也東西廂曰序驥良

飛蟲也莊子曰蚊蚋嗜膚蠹亡云切蚩與驥致

不飛而僕雖頑囂善本願從足下雖然何

由而自達哉也濟曰器愚文學曰陳懿誠善本

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良曰懿誠

也義善言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

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

傳命也善曰禮命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

感商歌以干齊桓向曰甯威飯牛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

以甯威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

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車下而聲也桓

寤晏嬰向曰晏嬰之晉至中年見弊冠反裘

將對曰我越石父者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

吾是以為僕也嬰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

而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臣聞士者屈於不

知已而申於知已吾三年為臣僕人莫知吾

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向也見客

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

者善本有也字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

其好嫫母倭為媿善譽者不能掩其

醜醜婦人也西施皆美婦人也媿媿媿媿

錫則行衣皆以先施西施一也孫卿子曰問

之喜也後媿醜女未詳所見是苟有至道何

媿媿婦人也西施皆美婦人也媿媿媿媿

必介紹夫子曰啓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

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良曰

辭也特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斷善本

字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巧者曰公輸班至

不與其刃則不能有所制斷也蒲苴子善弋

射者也與曼矰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言

也事必相須而成也曼長也結射於矢謂之矰

也善曰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

高也列子鄭玄周禮注曰結綴於矢謂之矰矰

於青雲雙鶴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

逸也衝蒙涉田而善本有致遠未若遵塗之

疾也田向曰行水而擊波不如乘舟之縱逸涉

之行求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聲名易致也

膺膺騰躍撇擊也衝蒙謂衝突蒙籠也善

與說文曰擊擊也擊才蔽於無人行表於寡

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

聞命矣翰曰敬聞命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

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濟曰索亦求也蜀有二

人焉乘輅而歌倚輓五而聽之良曰輅車也

善曰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

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輓端橫

輓也木以縛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彈緩舒繹曲

折不失節良曰中合也律六律也小雅也轉運聲

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立子者也於是以上

相見之禮友焉用銑曰儀禮士相見之禮費冬

頭奉禮文既集向日謂禮畢也善曰韓文

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紀力人不識寡見鮮

字聞翰曰俚人鄙俚之謙辭也寡鮮皆

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善曰尚書大

侯莫不王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

生陳立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

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

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濟

太上謂主也股肱謂臣也洪大也善曰如

也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

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

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良曰

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南容三復白

珪之詩孔子以為戒慎之至以兄子妻之魏

文侯有子曰擊封於中山三年其傳舍唐使

誦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晨風文侯曰晨風

謂何曰鶴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

乎欽文侯曰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

有賢傳遂廢太子訢召容三復白珪孔子論

其兄之子妻之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

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討擊中山三

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齊行倉

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

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

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晨風謂何對曰詩

何好曰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

鷓鴣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

矣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

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君以為嗣

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詩曰言古入詠

子尚也歌復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善本深

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

而臣道得也其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

也易俗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

心

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向曰節止

善曰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

刑善本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民好惡不

宣故美玉蘊於砥武硃允人視之快焉

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硃石而次於王

快不辨貌良工理玉之工也

所獻寶善曰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

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王張揖漢書注精鍊

曰武夫石之次王者廣蒼曰快忽忘也精鍊

善本作藏於鑛璞善本作庸人視之忽焉巧

練字

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

謂金石相和未理者也

金之工也幹體也善曰精鍊金也百鍊

謂金石相和未理者也善曰精鍊金也百鍊

謂金石相和未理者也善曰精鍊金也百鍊

謂金石相和未理者也善曰精鍊金也百鍊

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况乎聖德巍巍

蕩蕩黎民善本亦作氓所不能命哉良曰言物尚

魏命不詠歌其何以知之魏魏高貌蕩蕩大

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魏也是以刺史推而

詠之揚君美德善本字作深乎洋洋罔不覆載

紛紜天地寂寥善本字作宇宙罔無也洋洋盛貌

多貌寂寥遠貌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

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

何以加茲向曰究也皇唐謂帝堯也謂窮盡

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樂翰曰言

也

其老也忘憂不知論語子曰發憤忘文學曰書

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濟曰迪道也一人

行德化使四方之人信順如卜筮無不是善曰尚

安國曰迪道也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

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

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良曰據舒也洪

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平之人也愚謙辭

書大傳曰周民浮游先生色勃皆溢

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曰是何言與

向曰怪其言不當也與善昔周公詠文王之

日孝經子曰是何言與善昔周公詠文王之

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言甫歎宣王穆如清

風列于大雅翰曰周公清廟之詩為周頌之首吉甫尹吉甫也大雅詩篇名

善曰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

蒸民尹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詩夫世衰道微偽臣

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

殆之累傷乎王道濟曰偽諛也累辱也故自刺

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

聖德莫不露濡庖江邈眉耆耆荀之老潤曰濡

朝夕願濟瀕史觀大化之淳流良曰厚於

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

是以作歌而詠之也銑曰皇澤天子惠澤也

發謂情感於中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

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善本作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善曰樂動也此臣

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

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

撥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向曰周無也億

言把握之狹也寥廓廣大也大人天子也樞

機權要也方伯諸侯也善曰億度之言無

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
緣而妄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周誣也大
人又曰言行君子之利見大陳丘子見先生言

切恐二容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審也詳

善曰再戰國策曰荆軻行流涕太子行潦老暴集江

海不以為多鱗秋鱣善並逃九罟域不以為

虛也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小不一物而虧盈

善曰左氏傳曰君子曰漢汗行潦之水社預

於海而百川歸之而不盈爾雅曰海經注曰鰓

魚似蛇毛鱗也鰓似立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鰓

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

以卑良曰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

自饑于首陽山也文武謂文王武王也中請

屬天之下於夷齊已見上文夫青蠅不能穢垂

棘邪論不能惑孔墨孰曰青蠅能變白黑也

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亂聖賢垂棘璧名孔孔

丘墨墨翟皆賢聖也善曰毛詩曰營營青

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

於虞以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向

質正敏達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

命如絲明之如縉翰曰董篤也禮記云王言

爾雅繳也王言之禮雖曰小弘言之而大也善曰

辰風聲善曰周易曰雲從
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
浮游由出以陰聲蟋蟀俟秋吟

浮游由出以陰聲蟋蟀俟秋吟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也蟲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

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
者衆也毛詩曰彈盡也淑善也
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廈夏字
明不彈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
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
相從翰曰仇匹也善曰周易曰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
也

以孤腋下毛為之而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
山也略智也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
一木之技孤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蓋君
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君
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
而無臣春秋刺焉也善曰元首也股肱手足
與楚人期戰于泓之事而不忘大禮有君子大
其不鼓不戰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子大
無臣以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三代以
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三代以
上皆有師傳五伯以下各自取友夏殷周也
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宋襄公
是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
友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有管鮑隰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朋齊威也匡正也善曰左氏傳曰鮑叔牙

奉公以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

不桓公以兵車管仲之政論語曰桓公九合諸侯

舅善字本作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晉文有

左顛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司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秦

穆有王由五殺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濟曰王

由余五殺將百里奚也緒業也善曰韓詩外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外

要對曰古之以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

王廖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

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憂也由余聖人

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走宛秦穆

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

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子請以五殺

羊皮贖之楚人許子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

又曰秦用由余謀伐五帝異緒宋秉曰緒業也

楚莊有孫叔子反無定江淮威震諸夏孫良曰

教也諸夏中國也善曰韓詩外傳曰沈令

尹進孫叔教於莊王叔教治楚三年而楚國

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勾

踐有種蠡禮泄善本字庸剋滅疆吳雪會

稽之恥嘗曰勾踐越棲於會稽山竟以滅吳故

云雪取也踐善曰漢書曰庸種蠡謀伐吳遂滅

史記孔子稱農有三仁寡人亦以越王勾踐乃以

之越王勾踐乃以

史記孔子稱農有三仁寡人亦以越王勾踐乃以

之越王勾踐乃以

史記孔子稱農有三仁寡人亦以越王勾踐乃以

之越王勾踐乃以

史記孔子稱農有三仁寡人亦以越王勾踐乃以

之越王勾踐乃以

史記孔子稱農有三仁寡人亦以越王勾踐乃以

之越王勾踐乃以

史記孔子稱農有三仁寡人亦以越王勾踐乃以

之越王勾踐乃以

史記孔子稱農有三仁寡人亦以越王勾踐乃以

之越王勾踐乃以

甲兵五千入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魏

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向曰段

子方翟璜皆魏臣也寢罷也善曰呂氏春

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

田子方及段干木此名之所由文侯過桓公也而

李克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

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

之過其廬而載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

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天下皆聞無燕昭有郭

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營破齊閔王走燕

保莒邑故云困也善曰史記曰燕昭王以

子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於是詔

燕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

于臨菑齊緡王走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

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齊曰

謂任賢以輔佐百姓也善曰高故有賢聖

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

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善曰毛萇

除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曰良

純深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屢下明詔舉賢

也言皆以美事喻衣服也

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銑曰倫是以海內

勸慕善本作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

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

目向曰風馳兩集言多疾進者樂其條暢怠者

欲罷不能疲翰曰條暢猶通達也言進者樂之

也漢書音義偃息善本有甫乎詩書之門游

觀乎道德之域濟曰言以詩書道德為門咸

絜身修德善本作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

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

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良曰貢獻允信

貌士已見上文若乃義政所施洪恩所潤不

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

以綏百姓祿勤增俸善本作以厲貞廉銑曰

蠲除苛細綏安也善曰漢書宣紀曰律令

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

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也減膳食卑宮觀善曰

曰郡國官觀勿復修理又省田官損諸苑踈繇宣紀

役振乏困善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筭繇事又

曰遣使者恤民災害不遑游宴向曰恤憂遑

疾宣紀曰災朕甚愍之閔耄老之逢辜憐縷經

之服事翰曰閔憐辜罪也縷經宣紀曰朕惟

者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

十以上非誣告入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

姓遭縶經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惻隱身

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濟曰惻隱傷痛

身死腐人謂經拷掠或飢寒死獄中者子弟
縲匿父兄之罪而見縲繫者也善曰宣紀
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
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
坐

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
遂其零茂良曰育養也零落茂盛皆遂其理
及鳥獸成羣草木遂長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毋豈不然哉善曰濟曰愷悌君子民之父
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
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

宰相刻削善本作峭字大理峻法善曰刻削謂損
謂嚴急也峻與峭同

仁義長於酷虐狼擊虎攫懷殘秉賊翰曰言
狼之暴也擊持也攫亦持也善曰孟其所
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臨泣善本作莅莫不肌慄善本作二懼伏吹毛
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怔忡周容切善無所措

其手足濟曰慄戰也言如地虺之螫毒旅人
曰古之入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
刑罰不中則氏

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
憂其蠹保人善本作氏者除其賊良曰狸能食獸

蠹以傷木賊以亂人善曰文子曰禁暴亂也

虎伏雞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

文選五十一

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況牧民乎又故大

漢之為政也崇簡易上善本作寬柔進淳仁

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親也淳善也睦

睦上曰民用和今四海善本作樂業朝廷淑清

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日向

善曰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神光耀善本

火暉洪洞朗天通也朗明也善曰宣紀曰

或降于天或登于地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群

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

滋液嘉禾擲比良曰鳳皇神雀瑞鳥麒麟瑞穀

也翼翼飛貌邕邕聲也垂容有容儀也滋液

津潤擲比連接也善曰宣紀曰鳳皇集魯

也邕邕從之尚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

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于郡

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

豈不盛哉銑曰隆盛洽和給足也咸則三壤

尚書曰咸則三昔文王應九尾狐善本有東

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魚入于王

舟諸侯同辭而伐紂也善曰春秋元命苞

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尚書璇璣鈴曰武王

得兵鉞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

乃周公受拒鬯而鬼方臣也翰曰拒黑黍瑞黍

遠國名善曰周方遠也
宣王得白狼

而夷狄賓善曰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夫名

自正而事自定也善曰論語曰各事不則言

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

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善本作

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善本作旗什也濟武

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善本作先匈奴

者百蠻之景彊者也善曰毛詩曰夷狄之通名

天性驕善本塞習俗桀善本暴善曰

左氏傳曰偃塞憍傲也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善曰

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善曰史

習戰攻以侵伐善曰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善曰

引弓射鳥鼠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

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善曰

鳥獸之集散濟逐也善曰其耒耜則

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善曰弦掌拊收秋則奔狐

馳兔獲善曰刈則顛倒殪善曰什善曰

耜耕器也播布也扞弦掌拊用之蔽手以持

拾禮也何但切鄭玄禮記註曰拊拾也言所以

拾弦也何但切鄭玄禮記註曰拊拾也言所以

拾弦也何但切鄭玄禮記註曰拊拾也言所以

夫史記曰匈奴食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日射狐兔用為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日

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柷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歸德單于稱臣而朝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

計涅顏燹齒象矚翦髮黥首文身裸

旦徒之國顏刻面也燹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

日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辨髮削左

社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解辨髮削左

忻來附婆婆嘔吟鼓腋而笑

翼淵善本作魚奮躍

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

中是以刺史感慈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駢

於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善本作殫焉

銑曰慙積也向曰鄙人先生謙於是二客

醉于仁義飽于盛德善曰毛詩曰既飽以德終日

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